

第二十九段 猗猗粉本畫鴛鴦 芷馨良夜送雲雨

芷馨將棋盤、棋子拿到自芳館來，笑謂猗猗曰：「秦相公一軸小畫也被我拿來了。」猗猗展開視之，雪香曰：「何物賊人竊我鴛鴦圖來！」芷馨曰：「偷書畫的賊纔是佳賊盡不妨事。」猗猗曰：「這題畫的詩，稿中已經載入了？」雪香曰：「詩已存稿。」猗猗曰：「這畫是桂月香親手畫的？」雪香曰：「然。」猗猗曰：「筆筆生動，骨秀神清，真是畫家神品。」芷馨謂雪香曰：「秦相公，我小姐的丹青亦妙哩。」雪香曰：「明日定要領略妙畫。」猗猗曰：「此圖存在這裏，明日臨一幅付君收貯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更妙。」芷馨遂將畫收好，請猗猗與雪香對奕。

二人就坐。芷馨曰：「我來從壁上觀，看是誰勝誰負。」雪香曰：「芷馨姊，倘有危難，還乞救援。」芷馨曰：「我祇旁觀鷸蚌。」猗猗瞋目視之。下了數子，芷馨曰：「小姐好個雙飛燕，秦相公這角子已不能全保矣。」雪香曰：「這燕一飛已飛到我室裏去。」猗猗含赧。又下了一會，芷馨曰：「這裏正好並驅中原，未知鹿死誰手。秦相公何故閉關謝客？」雪香曰：「勢不兩立，必有一傷。不如各求自全，兩不相防為妙。」猗猗曰：「以局勢而論，秦君此著讓的極是，正所謂‘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’的工夫。」芷馨曰：「這裏幸得小姐斜飛一著，不然幾被秦相公破了眼。」雪香曰：「外關未緊，破眼的時節還早，我與小姐打個同心結看。」猗猗曰：「我不打結。」芷馨曰：「這著讓了他罷。」一局既終，天色微明，雪香辭去。

次日，猗猗將鴛鴦圖臨起，依原韻題一首在上。詩云：

夢裏常交頸，交頸直到醒。

喜傍並頭蓮，花間無孤影。

謂芷馨曰：「將我這臨的畫送與秦相公，請他將前日作的擬體詩謄稿帶來。」芷馨應諾，遂到客房，將畫遞與雪香。雪香曰：「與月香原本如出一手，令人莫能軒輊，真是一時二妙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監這幅鴛鴦圖自有深意，秦相公切勿輕視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此圖自當寶貴深藏決不再令人竊去。祇是芷馨姊非鴛非鳳，這鴛鴦圖上當從何處位置？」芷馨低頭不語。雪香曰：「芷馨姊，今日暫與你作個交頸鴛鴦罷。」芷馨正色曰：「秦相公何出此言？你快將詩稿謄出我回復小姐去！」雪香曰：「詩稿容易謄，你且在我這裏談敘一時。」芷馨曰：「來多了時候恐小姐見責。」雪香曰：「你在我這裏，小姐必不責你。」芷馨曰：「不比得夜深人靜，可以任意遲延，此時不速去倘老爺走來，奈何？」雪香曰：「你老爺輕易不來。」芷馨曰：「恐畹奴來哩。」雪香曰：「畹奴亦不常來。」芷馨曰：「你將稿謄出我要速去。」雪香曰：「你怕有人來，我去將門關上。」芷馨曰：「清天白日成甚麼樣子？我去也，你謄起稿兒我夜裏來拿罷。」遂急走出。到自芳館，猗猗問曰：「他的詩謄來否？」芷馨曰：「尚未謄出，叫我今夜去拿哩！」

當芷馨方去時，瘦翁即來與雪香相見。雪香暗思曰：「幸得芷馨已去，不然被賈翁撞見豈不誤我大事？」瘦翁曰：「秦君前日擬體詩，頗得風人之旨。」雪香曰：「率爾操觚，毫無佳處。」瘦翁曰：「寸香為度，卻能游刃有餘亦是大難，恐陳思王七步成詩，亦不過如此敏捷哩。」雪香曰：「陳思王萁豆之詩妙在作雙關語。」瘦翁曰：「不解曹丕當日何以不能相容？」雪香曰：「兄弟之間易啟猜嫌。煮豆燃其千古同慨，安得以棠棣之詩化盡世人。」瘦翁曰：「唐太宗以英明之主而殺建成、元吉千載不無遺憾。」復坐談一會而去。

至夜二更後，猗猗命芷馨到客房拿詩，芷馨不肯去。猗猗曰：「去過數次今夜怎麼不肯去？」芷馨見猗猗強要已去，遂到客房來見雪香。雪香喜曰：「芷馨姊真信人也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原不肯來，無奈小姐相強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日幸得你去的快，不然幾乎被你老爺撞見了。」芷馨曰：「我有先機哩。」雪香曰：「不過會逢其適耳有甚先機？」芷馨曰：「你的詩該謄起了，快與我拿去。」雪香曰：「此時夜盡無人盡可少安毋躁。」芷馨曰：「夜深了我不能久待哩。」雪香牽其衣曰：「芷馨姊，你應憐我夜夜孤零。」芷馨曰：「你夜夜孤零與我何干？休以邪詞污耳！」雪香曰：「今夜求芷馨姊暫伴一宵。」芷馨曰：「你再不放過我，我便喊得小姐聽見看你羞也不羞。」雪香曰：「我正欲向小姐借得你來，諒你小姐必定慷慨。俟我不用你時再送還小姐。」芷馨掩著兩耳曰：「任你說，我總不聽見！」雪香遂將芷馨擁之懷中。芷馨曰：「休得如此，我說句知心話你聽，祇要你與小姐有緣，克遂琴瑟之願，我不過囊中物耳，取之豈不容易？」雪香曰：「後來的事且姑置無論，今日無如司馬病渴，姊獨不以杯水相救乎？」芷馨曰：「似你如此把持不定，幸得天有眼生你是個男子，若是個女子怎了？」雪香曰：「我若是個女子，若見了美男子，必大發慈悲行雲送雨，決不像你這樣心硬。」

芷馨低頭不語，雪香遂擁至帳中，曲盡綢繆。雪香曰：「《西廂》有云‘你半推半就，我又驚又愛’，真是今日情景。」芷馨不語。少時，各披衣起。雪香曰：「芷馨姊十餘年含苞海棠，被我春風一度替你吹開，你將何以報我？」芷馨曰：「你不報我，還要我報你甚麼？」雪香笑曰：「不記前日之言乎？你怕我丟你在腦背後，我說必置之胸懷間，今日之事正所以報也。」芷馨笑曰：「這樣報法不報也罷。祇是妾既失身願即勿忘今日。」雪香曰：「這是自然，不必叮嚀。」芷馨曰：「你將擬體詩快謄來與我拿去，夜已深了恐小姐等候哩。」雪香遂謄稿遞與芷馨，芷馨乃去。